

天安门是“最大的摄影棚”

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大年除夕，天安门广场燃起了“自焚”之火，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。但央视《焦点访谈》播出的“自焚”录像却漏洞百出，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。

500度高温，坐如钟

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汽油着起火来，能达到五百多度。且不说这是五百度高温的汽油之火，即使我们将手伸进一百度的沸水中，也不会“岿然不动”吧。可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坐得稳如泰山，谁信呢？

有观众称：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，都烫得一跳老高。那“自焚”要是真的，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啦。歇着去吧！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！

500度高温，塑料瓶烧不化

“自焚”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“烧”破，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，最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。

有人做过试验：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，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，七秒钟收缩变形，十秒钟缩成一个小疙瘩。

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是特殊材料做的？

镜头是事后“补拍”的

王进东“假烧”的破绽，连炮制“自焚”案的参与者、在此案中自始至终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。

二零零二年初，在河北省“法制教育培训中心”，李玉强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“座谈”。当法轮功学员质问：“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烧不破？”面

对铁证，她只好吐露了实情：“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，此镜头是事后‘补拍’的。”她还辩解道：“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。”

灭火器材有备而来

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六日，《北京晚报》报道：每一个“自焚”者身上的火是由三~四个警察扑灭的。

那么，给五个“自焚”者救火得多少个灭火器？谁见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？

澳洲《时代报》(The Age)对央视“自焚”录像作出强烈质疑：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在九十秒内，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

显然，灭火器材是有备而来！

“天安门自焚”见证：

【明慧网】生意上的第一次接触，对方给人印象很好：业务知识性强，思维缜密、健谈。我转了一下话题说：“你经常在外工作，社会接触面广，你对法轮功怎么看？比如天安门自焚的事？”

他呵呵一笑：“法轮功啊！自焚那事我比你了解，那年自焚事件，我就在跟前。”我感觉意外，说：“从焦点访谈的镜头上看，除了当事人、消防人员就是武警，没有群众的身影啊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那事之前广场就



二零一二年，一位了解内情的辽宁人透露：“我的一个朋友，‘自焚’案发生的时候，是武警的排长，他告诉我，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‘排演’，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，给冻得够呛。”

突发事件，镜头稳定清晰

“自焚”是突发事件，央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，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，远景、近景和特写俱全，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？

以上种种破绽，足以见证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上演的一出闹剧，因此被演艺界人士戏称为：天安门是“最大的摄影棚”。◇

是我们部队干的

戒严了，我是高干子弟，在北京当兵，那是我们部队干的，别说群众，连一个炼法轮功的也没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法轮功影响太大了，有那么强的凝聚力，连我们部队都比不了，这样一个民间团体，他们能容得下吗？”

我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，并告诉他：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提升人类道德，说白了就是在预言中说的末法末劫最后时期来救人的，记住‘法轮大法好，真、善、忍好’就会得到福报。◇

从第一批留苏生到法轮功修炼者

编者话：一九五六年，中共成立了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，并提出了人才培养规划。该计划中有一项是送一批优秀高中生到苏联高等院校学习计算机。孙乐之为被挑选的三十人中之一，并担任队长和党支部书记。一九五六年十月出国前，华罗庚对这三十位天之骄子说：“你们将成为我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专家。”右图为孙乐之在2016年莫斯科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。

一、青少年时代的彷徨

我出生在北方农村。爷爷靠一生辛勤劳动，置办了相当数量的田地，成为一个大地主；同时，爷爷还做善事，比如出钱支持父亲办“义学”，给学生接种疫苗，是全县人人知晓的善人，当时历任县太爷都有给我家的匾额。

四十年代，中共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，我家的田地财产都被没收了，爷爷被批斗关押，好在父亲得到学生的通风报信，及时逃了出去。

一九四七年土改后，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来到北平，找到流亡在外的父亲。那时家境困难，我拾过废铁、卖过报纸，后来考上了中学。四九年中共占领北平后把干部子弟（红二代）学校迁到北京，和我就读的中学合并成师大附中。

从农村到了大城市，我希望好好念书，所以学习成绩很好。再加上父亲给我解除了小时包办的订婚，我就成了学校“反封建”的典型，还被“干部子弟”的共青团组织选中入了团。后来我又被保送高中，并入了党，之后又到苏联留学，结识了不少“红二代”同学。

在这阶段，我逐步接受着共产党的洗脑教育，以为共产党闹革命、斗杀地主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要和地主家庭“划清界限”，并发愿学成回国为国效劳。

二、被欺骗了的一代人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大学礼堂，毛泽东对几千名留苏的中国学子发表演说：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，正

在兴旺时期，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”

一九六二年，我从苏联学成回国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，担任了计算机控制研究室的领导。没过几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一九六七年我成了“走资派”，被关进了“牛棚”，并被扣上“苏修特务”、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”的罪名。关“牛棚”那三年，几乎每天都被“造反派”批斗，刷厕所、扫楼道，受尽打骂、侮辱。

从“牛棚”出来后，我们这些从苏联、美国等回来的专家、学者被逼到山西进行所谓的“三线建设”，从零做起建立环境搞航天技术。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，没过几年，中共又把这些设备和财产丢在大山沟里，回到城里再从新建所、建厂。

总之，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欺压、恐吓之下度过的，报国不能，却毁了我们这一代人。

三、认清中共本质 走入佛法修炼

一九八四年，在“红二代”同学的关心下，我调回了北京，在航空航天部任职。以前没见过这么多“高级”干部，以为他们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，但现实是我看到的是阳奉阴违、阿谀奉承。我受不了这种环境和氛围，人好像掉进深渊。

一九八九年的“六四”，让我认清了中共。我家就住在北京西城木樨地，那晚我们都听到枪声、流弹声、士兵的喊声，我的侄女在阜外医院亲眼目睹了那么多死、伤的人，中共竟对外宣称“没开一枪”。

对中共的彻底失望，促使我下



决心，砸掉“铁饭碗”，凭自己的本事来养家糊口。于是我写了离职报告，要求离开政界。一九九零年，我到了北京一个“集体企业”。在回访莫斯科母校时搞了中苏合资公司，我在合资公司任职，常驻莫斯科。

一九九七年我太太得了类风湿，医生说是不治之症。当时真是西医治不好了找中医治，中医治不好了找气功治。一九九八年新年，太太在北京得到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
我们回到莫斯科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我太太的病就奇迹般好了。在这之前我一直不信什么气功，但在事实面前，我感到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。那年四月，我也得法修炼了，我的各种病也不知不觉好了。

修炼法轮功使我们身心净化，然而，中共却发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。

二零零四年《九评共产党》问世，深刻阐述了中共假、恶、暴的本质。我和太太声明“退出邪党及其一切组织”，开始我们修炼的新旅途。

在这末劫之末，善恶已经分清。中共病毒（武汉肺炎）正在迅猛地淘汰十恶不赦的坏人，那些助纣为虐、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恶人正在受到天惩。

我希望我的老同学们，能及时认清中共本质，远离中共，每日诚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平安度过劫难。◇

亲历：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派出所虐待法轮功学员

【明慧网】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人员 2020 年 11 月底对多位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、绑架、逼签不炼功的保证书，并威胁家人。至少两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东海街派出所虐待，被扒掉外衣、泼冷水。下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诉述：

2020 年 11 月 27 日晚七点多，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派出所警察王斌（警号：291098）等多人，带着暴力破门的电锤，非法闯入我家。王斌对我说：“我们来没别的事，就想跟你聊聊。”说着就递过来三页纸，上面分别写着“保证书”、“悔过书”、“揭批书”。

王斌说：“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名字，表示与之决裂，就没事了，我们就走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字我不能签，第一我没参加邪教组织，怎会有我后悔这一说？第二，我也没有参加组织活动，如果说我有组织，请问我的上级是谁？下级是谁？我的组织在哪？有人证吗？有物证吗？中共公安部公布的 14 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，你们叫我签字有法律条文吗？有法律依据吗？”王斌说：“这个我给你解答不了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找一个层

次高的给你解答吧，让我们所长给你解答吧。”这样我跟他们到了派出所。

来到派出所，在一间屋里是一个姓梅的副所长和我见面，上来也不细问，说：“在这上面签字，说不炼了，马上就回家了，嘛事也没有。”我还是象回答王斌那样回答了他，他听后没说什么就出去了。之后，进来一个大个子警察，问我：“还炼吗？你不签字就到外面呆着去！”说着就把我推到了派出所的院子里。院子里站满了警察和协勤，还有居委会的人。

警察叫我面墙站着，然后他们

在背后出手打我脑袋，打耳光，打后背，踢我，警察把我鞋抓下来扔在院里，又用盛矿泉水的大桶向脚底倒凉水。警察还把我上衣扒掉，只穿一件贴身半袖衫，拿着盛凉水的小盆向我身上泼水，向头顶浇水。有警察拿来一把折扇，在我身后给我扇风。别的警察说这风不大，就把我拉到一个走廊门口，打开门，让我站在门口。当我提出去厕所方便一下时，东海街道办事处的宋晶洁（女）冲我喊：“不签字不让去厕所！往裤子里尿！”最后我实在憋不住就尿裤子了。姓梅的副所长说：“不是我不让你去，我答应让你去了，他们不让你去，回家再洗吧。”

在派出所大院，我从晚 7 点多钟站到 10 点多钟，这时有一个警察来到我站的地方对我说：“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就能回家了。你不用写某功是×教，就写我没参加×教组织，也没有参加×教组织的活动，签上你的名字，按上手印就行了。”

当晚和我同时被迫害的还有一名女法轮功学员，同样被扒掉棉拖鞋，上身也被扒得只剩一件贴身的半袖衫。◇



中共酷刑示意图：浇冰水

遭诬判九年后

天津优秀教师高立娟下落不明

【明慧网】天津市滨海新区修炼法轮功的 49 岁优秀教师高立娟二零二零年一月被非法判刑九年，罚金三万。自二零二零年六月，亲友到看守所给她打钱，看守所却回复说没有这个人。她的家人到处打听，没有她的下落。

高立娟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绑架到被冤判，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，地点在滨海新区大港。期间，

她的辩护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她。亲友也会不定期地到看守所给她送钱和衣服。但是，到了二零二零年六月，亲友再到看守所给她打钱，看守所却回复说没有这个人。

于是，高立娟的家人通过监狱管理局联系天津女子监狱寻找高立娟，还是没有结果。

高立娟的家人又多方打听，找到一丝线索。据悉，高立娟很可能是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。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，众所周知，天津滨

海监狱在押人员一直都是男性。那里也是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。但是，早在二零一九年，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内在押人员就听警察说那里也有女囚。

抱着一线希望，高立娟的家人去了滨海监狱，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那里没有高立娟，也没有女监。高立娟被绑架、重判、勒索，然后被消失，竟没有一个执法部门给予明确的答复。◇

钱学森为何拒绝反对法轮功？

文/闻欣

【明慧网】被称为“中国航天之父”的钱学森，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，然而，大陆媒体在报导钱学森生平事迹的同时，却只字不提他当年在人体科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。

1980年代，中国“气功热”兴起，钱学森将此现象称为“人体科学”，并投入精力去探索与研究。钱学森曾说，搞“两弹”是国家给予他的任务，而他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，是在思想上的创新。作为一位物理学家，对微观世界的了解越深入，对于生命与宇宙奥秘的探知也就越渴望。

二十年前 “国宝级”人物洞察先机

① “两弹”元勋钱学森

在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，试图扼止气功。钱学森上书中央，表明对于特异功能与气功的鼎力支持，由于“两弹”元勋的特殊位置，直接影响了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，最终回复意见：“不宣传，不介绍，也不批评。”这个回复使得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发展空间。

钱学森创建并亲自担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负责人，对中国人体科学的贡献功不可没。钱学森认为：“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，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、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。”

中共党魁江泽民上台后，对于法轮功在数年间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，深为不满。并在1999年，发起对于法轮功的打压与迫害，江泽民多次以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颁奖、拜年、祝寿等名义，亲自“造访”已瘫痪十多年的钱学森，希望胁迫他站出来反对特异功能和法轮功，“口头”或“书面”都行。然而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。

②解放军总院院长李其华

曾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、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等职的李其华，则因为妻子修炼法轮功从绝症康复，而被深深打动，他说，“老伴的亲身变化，对我心灵的震撼太大了。我不得不思考：我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，技术、设备虽不敢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，但也是国内外数得着的。就这样也没有治好老伴的病，而她学法轮功那么短时间，不用打针、吃药就全好了，为什么？这些问号不断地在我脑中翻腾。事实胜于雄辩！我从怀疑、观望、关心到想亲自试一试，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。”

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·贾斯特罗（Robert Jastrow）曾有一句名言：“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，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！”

“九字真言”的神奇效力

①确诊新冠的哈佛同学

罗碧雅是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。2020年4月上旬，罗碧雅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得了新冠肺炎住院。医生诊断他60%的肺坏死，已经没救了。他给罗碧雅发邮件，说他快要死了，已签字放弃治疗。

这期间罗碧雅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，知道九字真言能救命。她把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给他发了过去，让同学念九字真言，对他的肺部有好处。这位同学对于罗碧雅十分信任，于是开始尝试，他发现情况在发生改变，就坚持念九字真言，最终他得救了。医生说，他康复得很好。

②纽约珠宝商盖德

盖德（Osnot Gad）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的珠宝商，女，73岁，犹太籍美国人。

2020年3月，盖德被诊断为新

冠肺炎。盖德遵医嘱在家隔离，逐渐出现呼吸困难，无法呼吸，感到死亡的恐惧。这时，她的一个叫安娜的法轮功学员朋友来电话，得知她的情况后，告诉她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尽管她不懂其中的含义，她还是慢慢地、一声一声地重复这九个字，她发现能够喘过气来了，在接下来的三天中，盖德终于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。

“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这就是我的经历。”盖德说，她现在天天念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

③结语

有一句西谚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来自中共国家机器的打压并没有让法轮功修炼者屈服，而是以他们的坚韧与平和，使得法轮功跨出国门，广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欢迎。

2021年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正在迅速扩散，世人何去何从？希望您真诚地颂念九字真言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让宇宙的正能量充盈体内，将阴暗、危险的病毒驱除干净，获得新生，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！◇

